

中华善城赋

日月经天，和合为善(1)。黄帝之子，得姓曰“滕”。禹时有薛，始祖奚仲；友封于倪，小邾始称。九省通衢，衔兖、徐之咽喉；三国五邑，锁沂、蒙之要冲。北望齐鲁孔孟德润，南怀江淮楚汉熏风。得山水之清秀，厚脉理之藏蕴。青山锦绣，巍巍峰峦叠翠；碧水畅流，栩栩水墨画卷；爱民似春风大雅，善政则欣欣向荣。

古哉善城，曙光远耀。钟灵毓秀，林茂粮丰。枕龙山千秋入梦，濒微湖文脉昌盛。钩沉史海，几度沧桑。史前文明，遥溯北辛。黄帝赐子于滕，秦时滕县始封。奚仲造车，光耀古今。施仁政，滕文公兴学爱民，孟子赞善国于上宫。纳贤才，孟尝君养食客三千，战国四君子闻名。倡兼爱，墨子止楚攻宋；师百业，公输般精巧称圣。善风昌盛，绵延千年畅行不绝；人文荟萃，先儒名贤比肩接踵。

灿哉善城，文化鼎盛。溯历史之悠久，述人文之璀璨。古薛河畔，观史前文明故址；北辛文化，藏石器文化遗存。岗上遗址，五千年文明见证。前掌大遗址，青铜鼎器，堪为国

琛；薛国故城，徐州首府，六万鼎盛(2)。仲虺作诰，扶汤终成兴商大业；因时而变，叔孙通定礼仪汉家儒宗。性善书院，七百年木铎传声；苏楼柳琴，唱响苏鲁豫皖。百里驿道，车辙碾出一路诗文；学仲世晓，绘就惊艳华夏丹青(3)。

壮哉善城，星驰彩俊。冯谖焚券市大义，毛遂自荐堪称勇。勾践灭吴，横扫泗上诸国，会盟于薛方有霸名；楚汉结盟，聚天下英雄豪杰，敲响合力覆秦大钟。帝师王东槐，为国捐躯震朝野，建专祠世代仰敬；翰林高熙喆，直言进谏称青天，无力灭倭抱恨终生。王铭章誓死守孤城，奠基台儿庄大捷立头功；洪振海人称“飞毛腿”，铁道线杀日寇气贯长虹。风流人物名垂青史，时代英模千秋留名。

美哉善城，异彩纷呈。莲青山巅，块石卵石，俯瞰山水丹青画卷；微山湖水，浮光耀金，观瞻京杭舟楫畅行。龙泉古塔，拨万千乡愁记忆；六馆齐聚，藏古滕文脉秀珍。荆河齐湣，绿草如茵，花木竞芳，黄莺鸣翠柳；文公台前，古槐萧萧，遥越望宋，归雁哀苍松

(4)。民居社区幽静，商场瑰姿艳逸；公园广场信步，市容绰约风情。揽胜迹人文，尽入丹青画廊；展山川秀美，皆成诗意华章。时时恍若在外，处处感同临仙境。

今之善城，跨越奔腾。人文礼仪之都，四面钦若；富饶繁荣之州，八方仰止。高铁高速，穿南北沃野；公路航运，观通衢纵横。墨子隧道，穿湖底东西相通；机床制造，先进高端；化工建材，海外蜚声。高楼群立，一城两翼展翅，呈现腾飞跨越；碧水环绕，绿树红花竞秀，七彩祥云抖落。物华天宝，扬名神州；人杰地灵，助力发展。噫吁哉，中华善城，看我现代滕州。

注释：

(1)和合为善。和为左右结构，合为上下结构，指天地四方，和睦同心。在中国文化中，和合被视为一种美德和境界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谐、和平的精神，《墨子·尚同中》：“内之父子兄弟作怨讎，皆有离散之心，不能相和合。”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：“施教导民，上下和合。”郭沫若《论节奏》：“如

成长与衰弱，上升与下降，和合与分离，即是规定万物之发展与分解的节奏。”

(2)古薛国是建立在薛河流域的张汪、官桥镇境内的一个古国，有4000多年的历史。薛历经夏、商、周三代，立国1900多年，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。楚灭薛后，又被齐国封为薛邑，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周代时期薛国就成为六万余户的大城市，后被齐国所灭。

(3)王学仲，滕州人，中国诗人、书画家。将诗、书、画融为一炉，大胆革新，成功地开创了“中国新文人画派”。马世晓，也是滕州人，以其极富个性的行草书法风格蜚声中国书法学界，被誉为当代草书大家。

(4)滕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，战国时期，滕文公采纳了孟子的主张，“法先王”“施仁政”“兴善教”，使滕国成为民殷国富、“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”。被孟子称为“善国”。公元前415年为越国所灭，不久复国。后又被宋(一说齐)灭掉。共传23世。

■马西良

无韵的歌谣

(外一首)

■丁太如

该以怎样的方式迎接你的莅临？在这午后的黄昏里，我又一次迷失自己。

这贯穿于今生今世的爱恋，让我懂得深巷中每一次的回首，都凝聚着一种感恩赋予我的深情。

你说，生命是一粒回归的种子，从生到死都是一种辉煌。

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，视线中被风吹动的蹒跚背影，就像那首无韵的歌谣。

面对苍茫的天空，你曾经的一举一动，总是熟透在我仰望的枝头，让我反反复复踮起往事的脚尖，但我始终触及不到那枚青涩的浆果。

沉默的心灵，在黑夜里黯淡了许多回忆，如同怀念的伤口，不时会渗出一点点血丝。

透过被时间点燃的青春，我的思想如在洁白的雪地行走，那些履痕在生命的渡口变得深深浅浅。

岁月的日记

踏上回乡的路程，骚动的心总也无法平静，一如夕阳栖息的山林。有一串音符的流淌，悄然拔节了所有的想象。

从梦开始的地方出发，一缕缕跋涉的脚步，被谁写进故乡黄昏的日记。

而那枚弯弯的月儿，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，总把爱的诉说和夜的影子，一起拉进睡梦中的呓语。

让一些日子擦肩而过，让一些守望随波逐流，让一些情感生死与共。

最终，我没能唱起那首高亢的民歌。因为，我生怕我的一不惊心会打扰闪失的青春。

最终，我没能与你握别。因为我怕这一刹那的别离，会成为你今生今世的伤痛。

其实，很久的时候，那朵花就已在心中绽放，只是那真正属于我的那片云彩，是否还会像从前一样，飘过我的面颊、飘过我的岁月。

没有人会在意一颗流星的陨落，在你转身离去的那个瞬间，就已注定你是我生命中翻读的每一页，就已注定你是我走向人生舞台旋转的激情。

■刘峰

古渡残阳故园情

岁月渐行渐远，有一部分往事随风而逝，而有一部分往事被莫名留下，蛰伏在你心坎，在他年的某个午夜苏醒——譬如昨夜，我又梦见了故乡的渡口……

渡，为古渡，是去城里的必经水路。

从村庄出发，行三四十里，只见一座大山，拔地而起。绕山而行，穿过一个村庄，即可看见一片大水，自西向东，颇有浩渺之势。水，从远山一路流来，挟着山野的纯净、清幽、苍凉。

古渡头，有一座高台，土色赭红，当涨水之际，浪花卷雪，温柔拍岸，嘭嘭有声。由于渡口众多，从早到晚，南来北往，渡台寸草不生。

有渡口，必有舢公。这是一对父子，听人们讲，其祖辈皆以撑船摆渡为生。父亲年逾五旬，儿子约摸十八九岁，因长年与水打交道，日晒风吹雨打，皮肤黝黑，浑身精瘦，眼睛却出奇的清澈，像两只鱼鹰。

一条木船，泊在台下。当渡客聚到二十来人，父子俩不慌不忙从附近一座窝棚钻出，大步流星，登上高台，沿阶而下，跳至船上。两人扬起孔武有力的手臂，从船上横过一块

踏板，让客人依次上船。待全部上来后，解去缆绳，抽掉踏板，一人摇橹，一人撑篙，朝河心缓缓悠悠而去。

天高水阔，水烟淡蓝。船行水上，人立船头，有一种御风而行之感。那是一个清幽古雅的意境！一开始，离岸一箭之遥，船行还比较平稳，只感觉凉意扑面，满目青碧，可以看到水下大团大团的水草在扭摆，一株株被流水梳理得一丝不乱，宛如女人长长的秀发；青青绿绿的水草丛里，鱼群宛如大大小小的梭子在飞快穿行，不时划出一道道银白的、青黑的、暗红的弧线，偶尔，撞在船底或船舷，发出咚咚的幽微颤音，恰似一缕缕酥酥麻麻的电流袭向全身。

船至河心。

此时的水色，由青碧变为青绿，水的脾性，亦由温顺化为桀骜，在河心形成了一个个或明或暗的漩涡，一棵棵失去了根的水草，在水面画起了神秘的圆，无言地提示两位舢公：当心，该注意避让啦！

即便是炎炎三伏，河心也比别处清凉。日头映在水底，日色也仿佛弱了几分，在多棱镜一般的漩涡的作用下，由白炽炽变为浅橙色、淡红色、粉紫色、嫩金色，形成了一个多

姿多彩的水下世界，给人一种露天电影般的梦幻之感。

父子俩长年在水上驾船，虽然技术娴熟，但一旦到了河心，也变得小心翼翼了起来。他们一声不吭，目光坚定，肌腱紧绷，举篙扬橹的姿势，仿佛随时要与什么搏斗似的。事实上，在这个渡口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，有蛟龙、有鱼精、有夜叉、有水怪，让人起敬，令人生畏，惹人遐想。

正凝神间，船，似一匹会识途的马儿一样，在漩涡间穿来绕去，几分钟后，在贴水飞翔的水鸟的欢啼声中，抵达了安全水域。

再行一箭之遥，人们兴高采烈踏上了岸，消失在了城廓。回首，只见那条船静静地泊在水边，一老一小，一边遥望对岸窝棚的袅袅炊烟，一边守望似水流年。

因为这个渡口，因一代代摆渡人，村里的新娘们在敲锣打鼓声里嫁向了远方，心怀梦想的青年们抵达了另一个人生彼岸，不少母亲从此开始了日日夜夜的翘望……

若干年后，我从这个渡口出发，告别了乡关。再归来，打这条河经过，却是在桥上，而非川上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

